

期待诉诸内心的一代人

你对自己的怕，不会因为你对强者的爱，而减少一丝一毫

文/张丁歌

新的一年，你要继续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。一直以来，外表波澜不惊，内心兵荒马乱，你知道自己身心不合一，精神世界外化、生活方式物化、面对社会石化。身未动，心已远，你成了外心人。

你总是看别人在读什么书、听别人在聊什么话题、看别人在找什么工作、看别人在用什么样的牌子、看别人买不买房、听专家达人怎么建议、偏爱成功学和心灵鸡汤、需要闺蜜或知己倾听解决人生难题、认为幸福在别人家里、觉得无法改变只能适应现实。

世上你最没信心的，就是对你自己。在接受现代社会的生活外包服务的同时，不经意间，你自己也交了出去，你的大脑成了别人的外接硬盘，你的内心成了海量信息和流行观念的跑马场。

对个人而言，潮流绝不比你的内心更重要。你可以用别人的故事娱乐自己，但不必外化自己变成表演型人格。你所追求的深刻思想、美好情感、新鲜生活和财富并不遥远，只是先别急着把自己变成欲望羊群的一分子，而是先诉诸内心。

一位随机选取的微博用户，他拥有999个粉丝，和已达上限的2000个关注。他每日跟随关注人的万千发帖，过着一种应接不暇的“生活方式外包式生活”。跟随养生ID吃三餐和确定睡觉的时间；跟随阅读ID，随时放下左手的书，右手点击亚马逊；跟随电影ID，告诉自己“哦，我一生还有一百部该看的电影”；跟随星座ID，同水逆的男友分手；跟随财经ID，把攒来出国的钱，去读个国产商学院；跟随忽左忽右公号ID，动辄颠覆一下自己的价值观……更多时间，每隔10分钟点击一次刷新，实时观摩闺蜜、同事、领导、情敌、男友、女友的前女友们均在做什么；每晚临睡前，跟至少10个仁波切说晚安，听他们默念：修身养性，专注自我。却无人发问：微博设置为何不能关注自己？

你是否有勇气拉黑自己，再以指向内心的食指，重新关注一次自己？

这个问题愚蠢吗？

也许，翻一翻马克·鲍尔莱恩那本《最愚蠢的一代》，你会纵容这种发问，并不安于他直指一代人的危险窘境。虽然，这位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教授，在以近9000万美国青年的尴尬生态为案例，但对于病灶相似度极高的我们，书页仿佛变成一面镜子。

他在书中提到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，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大学、历史频道、维基百科、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，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，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，至少是美国年轻人，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，在历史知识、公民意识、阅读成绩、国

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。为什么？

他给出的答案，让大多数并不闭塞的中国青年面颊发热。“他们把时间几乎都花在了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上。而没有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更多的空间，与历史、与艺术、与公民理念相遇。”倘若他见识到中国所涌现的越来越多的“全屏包围的人”，或许不会仅仅把书著副标定为——“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，或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下的人”。电影《社交网络》带着激动人心的纪实故事入围奥斯卡时，马克·鲍尔莱恩教授已正义词严地说出，“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，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%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”。显然，这个逻辑的反向更为成立，并证明了此前那个问题并不愚蠢。

而在鲍尔莱恩教授这里，“愚蠢”二字也没有那么刻薄。它不是瞄准这一代人的智力开枪，而是叹息，他们生于一个资源最丰厚的时代，却丧失甚至放弃了有望成为最有见识的一代人的机会。

当年，苏格拉底在看到摆卖的奢侈品时，说道：我不需要的东西可真不少啊！

这是一个被过度@了的时代。你在@与@搭连起的界面，感知外界，以为这就是世界。你的内心，如同那个在一次次转发之间，被弄丢或残缺的原始帖，不复原貌。有谁在真正点击当下，点击自己？我不知道，你是否有勇气拉黑自己，再以指向内心的食指，重新关注一次自己？

你舍不得那些伟大的灵魂，那就把自己也

诉诸内心。以期再次遇见那些伟大，认出彼此。

“正如一个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进口物品的国家，才是最幸运的国家，同样，如果一个人内在充足、丰富，不需要从自身之外寻求娱乐，那么，这个人就是一个最幸运的人。因为进口物品使国家花费不菲，仰仗他人，同时又带来危险、制造麻烦。”叔本华老师的这番话，更是说给这一代的你和我。

这个仿佛被按下快进键的时代，人们没有能力独立，忍受不了孤独，甚至无法独处。从肉体到精神，你已成为一个仰仗外物来不断充血复活的人。这听上去有些可怕，是的，你把你的灵魂软禁了。

“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能在房间里独处。”帕斯卡尔早就如此放言。人们的外化，来自时代病下的痛苦和恐惧。歌德曾在《诗与真》中评论：无论经历任何事情，每个人最终都得返求于己。

我们渴望真正诉诸内心的一代，他们是自己的旁观者和仰仗者，是自己的交流者和发明者。他们是鲍尔莱恩教授的宽容读者，要让自己预留生命和经典对话。他们是《死亡诗社》基廷教授的好学生，懂得那句“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，因为你越迟开始寻找，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”。他们为世界写生，却画出这个时代的疼痛。他们可以是莫言，却撰写灵魂深处的高密乡。他们可以生产笑声，却更冲动于去历史深处抚摸苦难。他们把自己活成自己——足以和这个时代对话的更好的自己。文化的一个伟大作用，是——认出彼此。

为什么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



一个80后与其50后父辈有如下区别：他借百度或谷歌思考并得出答案，而父辈的信息源仍是报纸、电视或单位；他借手机、电脑表达情感，而父辈诉诸笔和纸；他的朋友都挂在网上，而父辈的朋友都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；他的钱全在卡里并通过网上支付，而父辈认为钱不握在手里、不面对面交易心里就不踏实……

新时代生活在一个外包的世界。从思想、情感、生活、娱乐到观念，一切都是外包的。其结果就是你人格的外化。父辈人格是外化到组织或单位的，新世代则外化到了财富、商业和科技里。在一个外化的世界，人们不诉诸内心，也懒得诉诸内心。当然，今天比父辈们当年“狼头私字一闪念”，表面看是进步了。

但父辈的世界没有毒奶粉，没有地沟油，没有闯入小学砍小孩的疯子。

人心是最大的变量。什么制度变革、经济发展、社会重建，人心不强，再绚烂的表皮都难掩内部的溃败。

网络让我们更接近还是远离了自己？

多数时候，我们是在跟屏幕交流，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人。熟悉的陌生人取代了熟稔的亲朋好友。网络让我们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？一派认为，网上信息的劣质化必然导致我们注意力的退化，“无所用心”的感官浏览网上信息，而少有深度思考和创造行为；另一派强调，网络让我们掌握了知情权，明了真相。

肯定的是，网络快速改变着人们的心智状态，让人们始终处于“在线”状态。所以不再有伟大的著作，不会有诗。所以不再天人合一，远离了大自然。最终瓦解了农耕文明的和谐幸福感。

当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云亦云。只要是官员必是贪官，只要是专家肯定是砖家，看似较2的言论大家一齐恶搞，在这些习惯性思维主导下，网络一片谩骂恶搞之声。最后自己灰头土脸，都不高兴。

美化的说法这叫众神狂欢。其实网络延续了现实社会的金字塔关系。有发言权的还是那些意见领袖，没有的依然还是没有。众生总是看

尴尬现实：外化、物化和石化

远离了自然，远离了理性，远离了良知，我们的内心就会被黑暗占领

文/肖锋

别人在发表什么观点，总是听别人在聊什么话题，于是转发、转发，再转发。

你看姚晨做公益，你跟任志强骂房价，你学李开复做自己，你在方韩大战中站队……你的内心是由他们构成的杂拌儿。可你自己呢？

网络似乎让我们更聪明了。但心智心智，有智无心，更明白了也更不快乐了，聪明难成智慧。

到底是众愚成智，还是众智成愚？网络让我们更接近还是远离了自己？Think about it.

少即是多，少但是多。少则得多，多则感。我们肯定是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。

有人说，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喧嚣的末法时代，人人都看似能讲道理，但言不由衷，言行不一。“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有电视这个东西，孔子也不会拒绝。”易中天如是说。

为什么我们今天读老子、孔子，或《易经》、《内经》，觉得说的都对，但一做事就错？因为古人一生研究天象、养生或做人，那是他们的专业，吾道一以贯之。而我们一生心多旁骛，在网络上漂浮，临到做人做事不接地气。

少即是多，少但是多，古人不贪多但求精。网络海量资讯，我们是更有还是没有判断力？

手机还没用熟就换新款，最后还是那几个应用，书还没看完就赶着看名人推荐的书。最终是看不完的书，看了N多微博之后心智并未增长，赶不完潮流上不完的书……

“Less is more”（少即是多）。其实德国建筑大师凡·德·鲁提出的设计哲学和实践，早就被老子说过了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”，“五色乱目，五音乱耳”；五味令人口爽，却失去本味。少则得，多则感。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借智慧。

中国山水画中的人居图，可谓人居与山水高度合一。居于山水之间是古人人文的生活理想。例如《富春山居图》中，人与山水，就是隐的关系，人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；虽然古画中人物很小，但人却拥有了整座山林。反观现代人，虽寄居在所谓豪宅之内，其实不过是给自己造了或买了一座漂亮的监狱罢了！因为他是与山水隔绝的！

与自然贯通，方拥有丰富的灵魂。今天的儿童借宫崎骏的眼睛看自然。是啊，如今写字的人比买书的人还多，人们却忘记去读大自然这本书。

简单就是最大的美德，既是消费观，也是生活观。

什么是真正的环保？把东西做经久耐用了就是环保。那些老皮包、老单车、老手机一定会再回来的。

在这个喜新厌旧的时代，所谓环保秀皆是伪环保。

少是一种美德，少是一种追求，少是一种智慧，少是一种力量。

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·坎普拉德在《一个家具商的自白》中提出“简单是最大的美德”。简单是一种美德，既是消费观，也是生活观。我们可以少得恰到好处，少得精致，少得奢侈，少得美妙。

回到自己，回到自身需求，回到够用原则，回到情感的真实，不贪多贪新。

教育不教做人等于白教。莫言之所以成功，就因为他不懂什么叫成功。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辍学，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地上放羊和冥想；后来又混迹于社会，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传说，并铭记在心。所以经济学家盛洪谓莫言是条“漏网之鱼”。

所谓“正规教育”就是批量扼杀孩子灵性使之变成平庸之辈，于是

“有知识，没文化”，或“有文化，没主见”的产品批量产生了。

乔布斯也是条“漏网之鱼”，比尔·盖茨也从人人羡慕的名校哈佛大学退了学。正是这两个人，以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磨损的天赋灵性，领导了现代最深刻的革命——个人电脑的革命，手机革命，从而改变了世界。

地方政府要“打造100个乔布斯”，“打造莫言产业”，但政府永远不会明白乔布斯和莫言是怎样成功的。

南怀瑾曾答记者：文化是个什么东西？文化是个空洞的名词。衣食住行，坐卧起念而已。做人和生活比读书更大。最怕读书读成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。

美枪击案凶手曾经是优秀学生，河南小学生被砍案凶徒是信奉世界末日的邪教徒，但他们都是社会教育的产品。教育不教做人等于白教。

我们需要理性和良知填充那颗“黑暗之心”。

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和《一九四二》提出的命题是，当人为了活命而奔波，他与神灵光相交，或擦肩而过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豪华影院里品味一个少年的历险或中国人的苦难？并非为了励志或吃得更多一点。而是一个怎么活的问题。理想的人生，是让一个人少年出家接近神性，中年到人生战场搏杀，晚年又回归寺庙的。岂不妙哉？

李安整部电影都是在布道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要降服的孟加拉虎。从虎眼中看到的，是自己情绪心性的倒影。驯服老虎，就是驯服自己。

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告喻人们的正是“生存、生活、生命”这三生教育，首先要学会生存，然后懂得生活，最后探寻生命的意义。

没有理性，没有良知，黑暗之心就占据内心的空白，针对小学生的枪



击事件或砍伤事件就发生了。这不是将犯罪嫌疑人说成精神病就一推了之的。有人说“讨论这有啥意义”更显示出传媒所说的“结构性冷漠”。

一心想成功会让我们输掉什么？因为诱惑太多，我们都在奔跑，筋疲力尽，但遗憾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奔跑；因为成功至上，我们都在拼搏，蓦然回首，却发现我们需要把握住的其实很少。

远离了自然，远离了理性，远离了良知，我们的内心就会被黑暗占领。当代人尤其缺乏“同理心”，一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能力。这个社会和教育设置的让我们互相疏远，考试和应聘就是打通关，大家的“任务”就是打败其他所有人。

我们的父母真心实意地急于帮助我们做得比别人更优秀，我们的老师一门心思地要求我们考取各类证书，于是，从孩提时代开始，我们很多人就成长为情感麻木、对内心良知视而不见的人。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是残缺的，我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是残缺的，我们对自己内心的认知是残缺的。

在追求竞争和超越的过程中，我们都变得与他人疏远了，他人即成功的障碍，自然即无尽索取的矿产，见山开山，见佛灭佛。这样，自然不可持续，社会不可持续。我们一心要赢，结果却是满盘皆输。

所以，请想一想。